

• 国文自选文丛 •



侯自佳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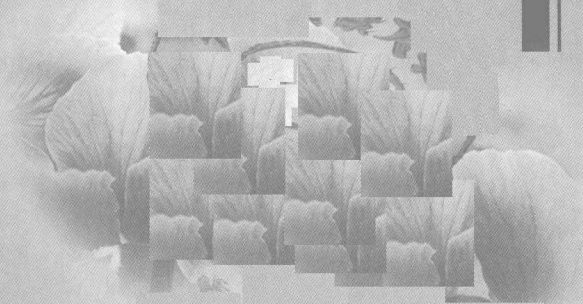
I291.647-7/2722

11月



侯自佳
著

母 亲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亲/侯自佳 著. -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3. 10

(国文自选文丛/刘一君主编)

ISBN 7-5034-1425-1

I. 母… II. 侯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0967 号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北京文华印刷厂

装 订:北京文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4 字数:100 千字

印 数:1-3000 册

版 次: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全套定价:25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印刷厂负责退换。

12.3

目 录

母 亲 / 1
伯 母 / 4
淡淡的月光 / 7
在爱情的天平上 / 9
痴情女郎 / 12
边城女性 / 16
等待着 / 20
一个女人的不幸 / 22
摇钱树 / 24
她总是微笑着 / 26
一双高跟鞋 / 28
桥 / 30
上梁礼 / 33
敲 门 / 36

官 相 / 39	
抢“财神爷” / 41	
扳 罾 / 43	
深夜叩门声 / 46	目
酒 友 / 49	
心 意 / 52	
亡魂人 / 55	
生意人 / 60	
老功臣 / 65	
公 务 / 68	
印把子 / 71	
归 宿 / 73	
路 / 78	
“门卫官”琐记 / 87	
“扭”大嫂 / 94	
怪人儿 / 99	
她,依然和文学结了缘 / 107	
“马王堆”第二 / 120	
侯自佳文学创作小传 / 133	

母 亲

刚跨进机关大门，办公室的一个女同志笑嘻嘻地告诉我：王玉她婆婆从乡下来了。

我急急忙忙奔回家中。果真的，妻子正在忙着给母亲下面条。

年逾古稀的母亲，尚健朗。先是跟弟弟“同锅造食”，后因弟媳嘴巴啰嗦，老人家心烦，受不了，便独个儿在偏所起个炉灶，开单餐，说是图个晚年自在。

这回，母亲是去大妹家，路过这里的。她说她挂念孙子，要先来这里看看，下午去汽车站搭班车。

母亲每回来城里，或者去远方的大妹那里，总是身不离那个竹背笼。那古旧的背笼是山竹篾编织的，不知她背了多少年月，靠肩背那面磨得光亮亮的。每回来城里探望，她要先将那些好吃的东西，如粑粑、板栗、枣子、桃子、李子等家乡“土特产”一一拿出来，然后就将背笼轻轻放在门角落，或床脚底。这回却不然，竟摆放在当眼的地方，我一进屋就看见了。实在奇怪，不知道她背笼里装的什么东西，上面用件衣服罩着，颤颤地动。我走到背笼边，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揭开，一瞧，好欢喜：是鸡咧。

那三只大母鸡，满身都是黄色的毛，脚上牵着细绳子，拴在蔑片上。

我真高兴，她多么心疼儿子、孙子们哟，这三只大母鸡是她捎来的一片心意。

不一会儿，妻子双手捧着热腾腾的一大碗面条，上面放着几块瘦腊肉，香喷喷的呢。

母亲双手颤抖地接过，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那样子，实在使我心里有点酸楚。

中午，孩子们欢蹦着进了屋。

婆婆笑嘻嘻地摸摸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又一一搂进怀里，亲热了一阵。

尔后，她又像往日那样，在衣袋里摸来摸去，摸了好一阵，仍是两手空空，脸上刹那间挂起了一片愁云。

少顷，她匆匆走到背笼边，把罩衣揭开，伸手在背笼里又摸了一阵，惊起一片“嘎嘎嘎”的鸡叫声。

她沮丧地返转来，还是两手空空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眼眶里抛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
挽留不住，她要走了。

她细心地将背笼口子上的罩衣扎得牢牢实实，端起背笼往背上一甩，又响起一片鸡叫声。

送她到车站，我心里暗暗发牢骚：母亲偏心，只疼爱女儿，疼爱外孙。

整整一个月时间，悄然无息地逝去了。这天是母亲约定从大妹家返回的日子。上午十时，母亲果然进屋来了，仍然背着那背笼。

她解开背带，将背笼放下，顿时，只听见背笼里“嘎嘎嘎”地叫了几声。

我吃了一惊：呀，怎么又把鸡背回来了呢？莫非她老人家知道我有意见，决定把鸡送给我了？

刚放了背笼，她就走进厨房，“丁丁当当”地翻弄着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她端着半只钵子，里面盛着点点儿净水。靠近背笼，她将钵子放在地上，揭开罩衣，把鸡捉出来，让它们去喝水。然后，她右手伸进衣袋，摸出了一把白白的细米，撒在钵子边。

我见只有两只母鸡啄食，便问她为什么还有一只不让它出来啄食。

她眼眶陡然湿了，脸上掠过一片阴云。揩了揩泪水，才痛惜地告诉我，在大妹家喂养时，不见了一只。她和大妹、外孙女，找遍了弯弯拐拐，坡坡坎坎，以及屋前屋后的杳杳晃晃，可是连根鸡毛也没找着。

我只好安慰她，何必那么伤心，一只鸡能值几个钱呢。

我这么一说，却激怒了她。她板起脸孔，从屙蛋的角度，掐指给我算了一笔细账，长叹了声，骂了一通弟媳和弟弟。

这时，我才明白了她老人家心里那本经。

她脸上似乎出现了喜容，把那两只母鸡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背笼里，将那件半新半旧的青布衣罩上，扎了又扎，牢牢实实的。

她要回乡下老家去了。我们讲尽了好话，要她打住一场，可她硬是不肯，一夜也不能打住，她说这里没鸡窝，鸡快要屙蛋了。

她边说边挽起背带，把背笼往背上一甩，迈开健朗的步子，跨出了屋门。

(原载《湖南日报》1987.2.24)

伯 母

涨洪潮时，正巧我卧榻不起，不能去那里看个究竟。我一直在地里干活，那天，突然下起倾盆暴雨，我成了“落汤鸡”——感冒了，浑身疼痛，酸软，乏力。

那时，我在岩坪村的伯母家帮工。

伯母是一个很会划算的人。不过，她现在总是把眼睛盯着那不远的小河边，那里有一滩迷人的沙子。

小河水涨洪潮那天，够惨的，我和伯母在屋里也听到了小河水洪潮那饿狼般的咆哮。珍珠妹妹在小河边的沙滩上淘金。伯母一点也没吭声，看得出，她在猜测独生女儿珍珠的凶吉。

在那里淘金的不只她女儿一个，还有许多相识的或陌生的人。村子里的人们议论纷纷，消息传得飞快，说许多淘金的人被洪潮吞没了。

伯母顿时垮了。她说：“我知道这回珍珠没命了，没命了……”她坐在那里，勾着脑壳，头发蓬乱。可她没哭，我倒想她哭呢。她总说：“我知道这回——珍珠没命了，没命了……”

“她还活着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，她没命了。”

“别说胡话了，她还活着的。”

“哎——老天爷，我为什么要叫她去淘金呢？”

她很固执，我的话一点儿也不灵。

我被感染了，也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她，一个芳龄少女，多么可惜……伯母岂不成了一个孤苦零仃的老人，往后的日子不就更加凄苦么。

“天老爷，”她扑到门槛边，跪下地，对着苍天，拱手作揖，“求求您，天老爷，我做错了，不该叫她去淘金……就这一次，生平也就是这一次做错了。还我的独生女儿，天老爷……”

她继续向“天老爷”祈祷着，我听了却毛骨悚然。

后来，一个满脸皱纹、头发花白的船老板背着珍珠妹妹回家来了。她全身水滴滴的，嘴巴皮紫乌紫乌的。

伯母见状，似突然疯了，她不相信是珍珠回来了。

珍珠妹妹的命真大，可有一个女孩子却被无情的洪潮吞噬了。我拍了拍伯母的背心，好让她明白过来，回来的真是实实在在的珍珠妹妹。

这时，伯母才哭了起来。她们抱成一团，放声大哭。

“我吓落了魂儿，”伯母说，“我以为你被洪潮吞没了。”

“嗯，是大伯救了我……”珍珠说。

“我以为你送鱼食了。”伯母说。

“当时，我也以为自己没命了。有个同伴已送鱼食了。”

“多造孽！”伯母说。

“还有一个老头子也被洪潮吞没了……”

“噢……”伯母又痴了半天。

“妈妈，可怕极了。那洪潮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可怕，你命大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该感谢那位大伯呢。”珍珠说着，朝船老板指了指。

这时，伯母才叫我去摆餐桌，端饭菜……

过了两天，洪潮退了。珍珠说她不再去淘金了。

“为什么不去呢？淘得一颗金瓜子，要值好几千块钱呢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不去了，我怕涨洪潮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我这一生经的危险比你可要多得多呢！”

“我知道你受的惊骇比我多得多，妈妈，可你没被洪潮吞没过呀！”

“你、你、你……”伯母生气了，“村子里许多人这些年不是靠淘金当了万元户吗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不再去了。”

“哼，傻女人，要是你不去，我家怎能……”

“妈、妈……听我说吧！”珍珠颤颤地说，“听……”

我插不上嘴，只好抽身跑到邻居家去。然而，只听见隔壁母女俩争吵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珍珠妹妹又去淘金了。因为村子里有一个男子汉又淘得了一颗亮灿灿的金瓜子。

（原载《湖南日报》1988.6.7）

淡淡的月光

静谧的深夜。淡淡的月光。

在楠洲古镇十字街旁的一座四合院里，一间老式木房改装的两扇窗子敞开着，那淡淡的月光照了进去。窗台边有一张长方形的古旧的木桌，桌上摆着明晃晃的梳妆镜。

透过那两扇窗子，一眼就可以看见，文家老婆婆正在对镜一个劲儿地梳妆。

她早已进入迟暮之年，那枯皱皱的脸孔嵌着双灰暗的眼睛；那丛花白的头发已脱落了许多，虽然如此，但并没有使她失去“春心”。她用乌溜溜的老木梳，梳理着稀疏的头发……

梳罢，她对着明镜照了又照；看了又看，突然觉得儿媳妇平时歪曲了她的形象，这几年她显得年轻了，甚至还像几十年前出嫁时那样美……

于是，她心里乐滋滋的。

少顷，内房突然传来了媳妇的恶言：“哼，老不死的……”她吓了一跳，毛骨悚然，干枯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倒向桌子，桌子晃荡了一下，“哐当”一声，梳妆镜打落在地，碎了，在那淡淡的月光映照下，那些破碎片闪着刺目的光，她眼睛突然花了，就手忙脚乱地弓身去摸，可手指却被一碎片刺了一下，痛得差点叫出声来。

不一会儿，当她支身立起来时，内房里那三岁的小孙子突然叫了声梦话：“婆婆呀……屙尿——尿……”文婆平日像心疼肝脏那样疼爱小孙子，听到这娇滴滴的叫声，生怕他尿床，引起媳妇的心烦又指桑骂槐，就赶急往门角落摸去拉电灯开关线，可是，那失去支配的腿脚竟被一根矮板凳绊住，一个跟头栽倒了，倒在门壁上。电灯扯亮时，陡地又听到了内房里凶恶地斥骂声：“老不死的……”

她把电灯又扯熄了。那淡淡的月光照在她的脸上、身上，似觉有几分寒意，她哆嗦了好一阵……

第二天早饭时，只见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儿媳妇在对着儿子指桑骂槐，尽是一些难听的脏话。

她端着空白瓷碗，站在桌边边上，双手颤颤抖抖，泪水似珠子般地滚落……

中午时，她跑到百货商店，挑了一块圆圆的梳妆镜，依然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亮晃晃的。

那天晚上仍然是淡淡的月光照进了窗户。夜阑人静时，她又对照着镜子，先用湿手帕细细揩拭脸庞，然后再用干手巾拍打肩头，拍打胸襟……

淡淡的月光照着她那枯槁的躯壳，枯皱的脸庞，可是，她不服气，她自信自己还年轻……

(原载《团结报》1986.8.16)

在爱情的天平上

向光滑是厂里鼎鼎有名的“红人”。他的隔壁杨丹桂是个能说会道的“甜嘴巴”，苦的能说甜，哭的能说笑。

她有个外侄女，叫兰芳，在离县城50里远的古镇瓷厂工作。近日见向光滑因又一次失恋而闷闷沉沉的，就三番五次地在他面前炫耀她兰芳，说是瓷厂的一朵花，什么瓜子脸，弯月眉，柳条腰……

向光滑今年26岁，正如他自己说的，不仅思想红，而且相貌标致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姑娘们一接触他几天，就一个个地吐泡口水，撒手告辞……多次碰壁，使他极度苦恼、懊丧，“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都不爱我……”他咬牙发誓：就是打一辈子“光棍”也不再去寻找那杯“苦酒”了……可是，这几天经“甜嘴巴”几说使他在爱情的茫茫云雾中，又看到了一颗发亮的星子。于是，他暗暗想：姨妈给外侄女当“红娘”，十拿九稳……何况自己年轻，标致，又是共产党员，车间主任，厂长的红人呢？

“甜嘴巴”抛出的吊钩果真见灵了。她笑嘻嘻地对向光滑说：“东方不亮西方亮呀，有棵梧桐树，何愁没鸟跌……这事只要我姨妈一句话，包你成功！”于是，这两家冷漠的邻居，陡然亲热起来了。

“甜嘴巴”终于将兰芳哄来了。向光滑可欢喜得不得了，邀兰

芳到自己家里，向客人显示他那琳琅满目的软沙发、洗衣机、彩电等高档消费品。

兰芳很拘谨地坐在软沙发上，不时窥视着他的举止言谈，心里好别扭哟。他一会儿表白自己的政治身份，一会儿又表白与厂长的关系，一会儿又表白自己的“官衔”与“权力”……

须臾，进来了一个穿青呢子衣的中年男子。向光滑豁达地迎上去，点头哈腰，“汤厂长，请坐，请坐……”“这——”他对兰芳指了指，“刚结识的女友，瓷厂的……”兰芳一听到那刺耳的“女友”二字，脸蛋陡地红了，真想马上跑出去。

汤厂长笑笑，对兰芳说：“好呀，我们的小向蛮灵泛的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……”向光滑急忙去泡茶，又加了一调羹白沙糖，双手虔诚地捧上，“厂长，请喝……”

汤厂长刚接过茶杯，又进来了个衣服油腻斑斑的老工人，他微笑着对小向说：“贺喜，贺喜……”向光滑却得意地笑了笑，身也懒得挪。

兰芳恶心起来，暗自说：原来他是如此“灵泛”的呀！

此刻，她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台天平，向光滑在上面多么轻浮而渺小！她吐了泡口水，不辞而别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向光滑不大好意思地跨进“甜嘴巴”家的门槛，“嘻嘻嘻”地强笑着对兰芳说：“你……怎么……我们再好好谈谈吧……”

正在看小人儿书的兰芳缓缓抬起头来，眼里闪着轻蔑的光，嘴巴一呶，“哼，那有什么可谈的，像你这样红得发紫的‘红人’，我配不上……”

兰芳肚里挺行事的。瓷厂也有几个类似向光滑这样的“红人”，曾向她求爱，都被她一一谢绝了。她的脾气似乎很怪癖，把“金钱”和“权力”都不放在眼里。然而，她的眼目中究竟是什么呢？

也许是一块洁净、明亮的玻璃镜吧？

向光滑又碰了一壁，像得了哑口症，眼睛鼓鼓盯着兰芳那严肃而傲慢的脸孔，不再吭声。

少顷，兰芳霍地站起来，将搭在窗口上的花提袋取下，腰身一扭，就跨出了门槛。向光滑伸出长长的鹭鸶似的颈梗，望着匆匆远去的“佼佼者”的背影，像哑巴吃黄连。

瞬间，他似乎觉得面前摆着台天平，兰芳是砝码，自己是盘中的物品，由于他的空虚，而使这台天平失了控，终于摔了下来……

(原载《人民保险报》1987.7.15)

痴情女郎

爱珍在明净的窗前来回踱步，焦躁的心情怎么也压抑不住。她一会儿，微翘的鼻子贴着玻璃窗，伫立在那里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窗外的小巷道，眼下，屋外正下着濛濛小雨，亮晶晶的路灯，闪闪烁烁。

爱珍身子陡地哆嗦了一下，但眼睛仍然眨也不眨。她却做梦似地想起了他——他西装革履，匆匆穿过雨巷，满脸嘻笑地推门进来，张开双臂扑向她……可是，狂风横扫着雨滴，不停地扑打在窗户的玻璃上。她长叹一声。

有人在敲门。

陡然，她心里怦怦地跳得又慢又沉，几乎提不起腿。门一打开，她不禁欢喜得跳了起来，“哎呀，你来了……”

她赶忙伸手帮他脱下湿衣服，披上新崭崭的干衣服。他是个高个子，笔笔挺挺的，高高的鼻梁，圆圆的脸庞，大眼睛闪烁着亮亮的光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老天爷鬼里鬼气的，又下雨，又刮风，真够呛的。你没料到我会冒风雨而来吧！”

“……看你又说到哪里去了？我很盼望你来……”她很直爽地说。

“爱珍，”他突然迸出了一句。